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例傳第三十六

楊士奇

楊 榮

曾孫旦

楊 溥

馬愉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貧甚力學授徒自給多游湖湘間館江夏最久建文

初集諸儒修太祖實祿士奇已用薦徵授教授當行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召入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得士奇策曰此非經生言也奏第一授吳王府審理副仍供館職成祖即位改編修已簡入內閣典機務數月進侍讀永樂二年選宮僚以士奇為左中允五年進左諭德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聞在帝前舉止恭慎善于應對言事輒中人有小過嘗為揜覆之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

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目籍以進帝閱無士奇名召問對
曰奇赴廣時羣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
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燬籍六年
帝北巡命與蹇義黃淮留輔太子太子喜文辭贊善王
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
詔令詩小技不足為也太子稱善初帝起兵時漢王數
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為太子既而不得立怨望帝
又憐趙王年少寵異之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

動九年還南京召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
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
下託帝悅十一年正旦日食禮部尚書呂震請勿罷朝
賀侍郎儀智持不可士奇亦引宋仁宗事力言之遂罷
賀明年帝北征士奇仍輔太子居守漢王諛太子益急
帝還以迎駕緩盡徵東宮官黃淮等下獄士奇後至宥
之召問太子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
皆臣等罪帝意解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遂

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十四年帝還京師微聞漢王奪嫡
謀及諸不軌狀以問蹇義義不對乃問士奇對曰臣與
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為臣兩人言漢王事者然漢王
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
惟陛下下熟察其意帝默然起還宮居數日帝盡得漢王
事削兩護衛處之樂安明年進士奇翰林學士兼故官
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明年復坐輔導有
闕下錦衣衛獄旬日而釋仁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兼華

蓋殿大學士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
士竒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謹言試共聽之士
竒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
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服制二十七日期滿呂
震請即吉士竒不可震厲聲叱之蹇義兼取二說進明
日帝素冠麻衣經而視朝廷臣惟士竒及英國公張輔
服如之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
言士竒執是也進少保與同官楊榮金幼孜並賜繩愆

糾繆銀章得密封言事尋進少傳時藩司守令來朝尚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士竒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竒復力言又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竒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念卿孤立恐為所傷故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知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竒頓首謝羣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

樂士奇與黃淮疏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越日帝召謂曰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命兼兵部尚書並食三祿士奇辭尚書祿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即罷弗治或有言大理卿虞謙言事不密帝怒降一官士奇為白其罔得復秩又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得罪士奇曰謙應詔陳言若加之罪

則羣臣自此結舌矣帝立進謙副都御史而下敕引過
時有上書頌公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為然士奇獨
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
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
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章卿等皆
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是年四
月帝賜士奇璽書曰往者朕膺監國之命卿侍左右同
心合德徇國亡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

一印賜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尋修太宗實錄與
黃淮金幼孜楊溥俱充總裁官未幾帝不豫召士奇與
蹇義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召太子于南京
宣宗即位修仁宗實錄仍充總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
反帝親征平之師還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
言漢趙二王實同心請乘勢襲彰德執趙王楊榮力贊
之因傳旨令士奇草詔詰趙王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

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將入諫榮先入二人繼之閤者不納尋召義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比還京帝思士奇言謂曰今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母惑羣言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

一璽書幸甚于是發使奉書至趙趙王得書大喜泣曰
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始息帝待趙王日益
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賜金幣時
交趾數叛屢發大軍征討皆敗沒交趾黎利遣人偽請
立陳氏後帝亦厭兵欲許之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以
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榮謀二人力
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為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
為美談不為示弱許之便尋命擇使交趾者蹇義薦伏

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
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別遣使于是棄交趾罷兵歲省
軍興鉅萬五年春帝奉皇太后謁陵召英國公張輔尚
書蹇義及士奇榮幼孜溥朝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
帝又語士奇曰太后為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
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
皇太后盛德之言願陛下念之尋敕鴻臚寺士奇老有
疾趨朝或後毋論奏帝嘗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倉皇

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後數日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帝以四方屢水旱召士奇議下詔寬恤免災傷租稅及官馬虧額者士奇因請並蠲逋賦薪芻錢減官田額理冤滯汰工役以廣德意民大悅踰二年帝謂士奇曰恤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行如故帝怫然曰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

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當是時帝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命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帝之初即位也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東宮舊恩入不稱出為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榮溥三人榮疏闡果毅

遇事敢為數從成祖北征能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頗知之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責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及原吉卿乃為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語稍稍聞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歡帝亦益親厚之先後所賜珍果牢醴金綺衣幣書器無算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齡軍國大政闕白太皇太后推心任士奇士奇榮溥三人

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領事校尉又請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皆允行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師四年乞致仕不允敕歸省墓未幾還是時中官王振有寵于帝漸預外庭事導帝以嚴御下大臣往往下獄靖江王佐敬私饋榮金榮先省墓歸不之知振欲借以傾榮士奇

力解之得已榮尋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興師征
麓川帑藏耗費士馬物故者數萬又明年太皇太后崩
振勢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抵牾輒執而繫之廷臣
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士奇既薨子稷傲很嘗侵
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
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
天子恐傷士奇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九年
三月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有司乃論殺稷正統

初士奇言衛拉特漸強將為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于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歿未幾額森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為世名臣云次子穗以廕補尚寶丞成化中進太常少卿掌司事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

成祖初入京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
成祖遽趣駕謁陵自是遂受知既即位簡入文淵閣為
更名榮同值七人榮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
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
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
料之審也江西盜起遣使撫諭而令都督韓觀將兵繼
其後賊就撫奏至帝欲賜敕勞觀榮曰計發奏時觀尚
未至不得論功帝益重之再遷至侍講太子立進右諭

德仍兼前職與在直諸臣同賜二品服評議諸司事宜
稱旨復賜衣幣帝威嚴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
榮至輒為霽顏事亦遂決五年命往甘肅經畫軍務所
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閱城堡還奏武英殿帝大悅值
盛暑親剖瓜噉之尋進右庶子兼職如故明年以父喪
給傳歸既葬起復視事又明年母喪乞歸帝以北行期
迫不許命同胡廣金幼孜扈從甘肅總兵官何福言托
克托布哈等請降需命于額齊納命榮馳往偕福受降

持節即軍中封福寧遠侯因至寧夏與寧陽侯陳懋規
畫邊務還陳便宜十事帝嘉納之八年從出塞次臚胸
河選勇士三百人為衛不以隸諸將令榮領之師旋餉
不繼榮請盡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
貸入塞官為倍償軍賴以濟明年乞奔喪命中官護行
還詢閩中民情及歲豐歎榮具以對尋命侍諸皇孫讀
書文華殿十年甘肅守臣宋琥言叛寇婁達哈逃赤斤
蒙古衛且為邊患乃復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

進兵方畧榮還奏言隆冬非用兵時且有罪僅數人兵未可出帝從之叛者亦降明年復與廣幼孜從北巡又明年征衛拉特太孫侍行帝命榮以間陳說經史兼領尚寶事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榮奏乃發帝嘗晚坐行幄召榮計兵食榮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耨有時即兵食足矣十四年與金幼孜俱進翰林學士仍兼庶子從還京師明年復從北征十六年胡廣卒命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

為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如故明年定都北京會三殿災榮麾衛士出圖籍制誥昇東華門外帝褒之榮與幼孜陳便宜十事報可二十年復從出塞軍事悉令參決賚予優渥師還勞將士分四等賜宴榮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已復下詔征阿魯台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榮榮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明年從出塞軍務悉委

榮晝夜見無時帝時稱楊學士不名也又明年復從北
征當是時帝凡五出塞士卒飢凍饋運不繼死亡十二
三大軍抵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帝問羣臣當復進否
羣臣唯唯榮幼孜從容言宜班師帝許之還次榆木
川帝崩中官馬雲等莫知所措密與榮幼孜入御幄議
二人議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祕不發喪以禮斂鎔錫
為梲載輿中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令人莫測
或請因他事為敕馳報皇太子二人曰誰敢爾先帝在

則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罪不小衆曰然乃具大行月
日及遺命傳位意啓太子榮與少監海壽先馳訃既至
太子命與蹇義楊士奇議諸所宜行者仁宗即位進太
常卿餘官如故尋進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既而有
言榮當大行喪禮及處分軍事狀帝時所行賜敕褒勞
賚予甚厚進工部尚書食三祿時士奇淮皆辭尚書祿
榮幼孜亦固辭不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召榮等
定計榮首請帝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

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帝從其計至樂安高煦出
降師還以決策功受上賞賜銀章五襃予甚至三年從
帝巡邊至遵化聞烏梁海將寇邊帝留扈行諸文臣于
大營獨命榮從自將輕騎出喜峯口破敵而還五年進
少傅辭大學士祿九年復從巡邊至洗馬林而還英宗
即位委寄如故正統三年與士奇俱進少師五年乞歸
展墓命中官護行還至武林驛而卒年七十贈太師謚
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永樂末

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帝時在塞外奏至以示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安南之棄諸大臣多謂不可獨榮與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其老成持重類如此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帝意輒得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都御史劉觀之從輕典皆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幸直取禍吾不為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

重修太祖實錄及太宗仁宣三朝實錄皆為總裁官先後賜賚不可勝計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家富曾孫業為建安指揮以貨敗詳宦官傳業從弟旦字晉叔弘治中進士歷官太常卿以忤劉瑾左遷知温州府治最稍遷浙江提學副使瑾誅累擢至戶部侍郎督京通倉出理餉甘肅還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討平番禺清遠河源諸徭嘉靖初遷至南京吏

部尚書張璠桂萼驟進旦率九卿極言不可會吏部尚書喬宇罷召旦代之未至為給事中陳洸所劾勒致仕年七十餘卒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與楊榮同舉進士授編修永樂初侍皇太子為洗馬太子嘗讀漢書稱張釋之賢溥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未得行其志也採文帝事編類以獻太子大悅久之以喪歸時太子監國命起視事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遲帝怒黃淮逮至北京繫獄及金問

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溥逮繫錦
衣衛獄家人供食數絕而帝意不可測旦夕且死溥益
奮讀書不輟繫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即位釋出
獄擢翰林學士嘗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賜鈔幣已念溥
由已故久困尤憐之明年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選諸
臣有學行者侍值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
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曰
值閣中命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

問欲廣知民事為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尋進太常卿兼職如故宣宗即位弘文閣罷名溥入內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居四年以母喪去起復九年遷禮部尚書學士值內閣如故英宗初立與士奇榮請開經筵豫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慎選宮中朝夕侍從內臣太后大喜一日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國公張輔及士奇榮溥尚書胡濙入論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

名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歎息不意今尚見卿溥感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為太子被讒宮寮多死詔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時時于宮中念諸臣太后亦久憐之故為溥言之如此太后復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入閣至是乃與士奇榮並六年歸省墓尋還是時王振尚未橫天下清平朝無失

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號為南楊溥質直廉靜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牆而走諸大臣論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比榮士奇相繼卒在閣者馬愉高穀曹鼐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十一年七月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官其孫壽尚寶司丞後三年振遂導英宗北征陷土木幾

至大亂時人追思此三人者在當不至此而後起者爭
暴其短以為依違中旨釀成賊奄之禍亦過刻之端也
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
九年秋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
愉為首正統元年充經筵講官再遷至侍講學士時王
振用事一日語楊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
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
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

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翼日遂列侍讀學士苗衷侍講曹鼎及愉名以進由是愉被擢用五年詔以本官入內閣參預機務尋進禮部右侍郎十二年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納焉邇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為治

之本波及于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帝然之厚遣
其使

贊曰成祖時士奇榮興解縉等同直內閣溥亦同為仁
宗宮僚而三人逮事四朝為時耆碩溥入閣雖後德望
相亞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
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史稱房杜持衆美効之君輔贊
彌縫而藏諸用又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
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楊其庶幾乎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楊士奇傳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

臣章宗瀛按

士奇又字僑仲其隨母適羅氏也年甫六歲見其家
歲時祭祀不令陪禮問之母悉其故即私於別室祀
先世羅家人密窺之見其拜俯感泣如成人遂命復
姓楊氏見明陳賞所撰東里先生小傳謹附考

楊士奇傳下錦衣衛獄旬日而釋

臣章宗瀛按永樂

實錄士奇以二十年九月壬戌逮繫以癸酉復職計
十二日謹附考

楊士奇傳楊榮力贊之因傳旨令士奇草敕詰趙王士
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勵聲曰汝欲撓
大計耶舊作榮力贊決士奇曰何謂無辭臣章宗

瀛按獻徵錄載是時楊榮傳旨命士奇草敕詰趙王
惟楊溥與士奇意合約同力諫榮已先入二人乃繼
之闕者不納敘述甚詳傳既未敘明傳旨事似乎在

仁宗前力爭者此處又云榮先入士奇繼之而不及
溥於當日情事未能條晰擬改榮力贊決句作楊榮
力贊之下增因傳旨令士奇草敕詰趙王句而刪去
令逆黨言句又改五頁前三行士奇二字作二人以
字數計之於原板亦相符合謹識 舊本下文又云
榮先入士奇繼之聞者不納尋召義原吉入

楊士奇傳

臣章宗瀛按東里小傳載士奇弱冠時曾

攝琴江教諭時縣有獲偽鈔者令疑其偽造榜掠備

至不伏士奇問裝中尚有真鈔乎曰有之士奇曰山谷人不辨真偽邂逅售得之乃欲重治其罪不可令遂釋之其人懷白金五十兩夜詣謝士奇厲聲斥去焉事雖小其建立大節已兆於此謹附考

楊榮傳劉觀之從輕典皆賴其力

臣章宗瀛按劉觀

傳觀因私納賄賂御史文章劾之并其子輻諸不法事宜宗怒將置重典榮與楊士奇乞貸其死因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是無戍名而已有其實傳云免

戊邊未的擬改從輕典三字謹識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三十七

蹇義

夏原吉

俞士吉
鄒師顏

李文郁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瑑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帝問汝蹇叔後乎瑑頓首不敢對帝嘉其誠篤為更名義手書賜之滿三載當遷特命滿九載曰

朕且用義由是朝夕侍左右小心敬慎未嘗忤色惠帝
既即位推太祖意超擢吏部右侍郎是時齊泰黃子澄
當國外興大師內改制度義無所建明國子博士王紳
遺書責之義不能答燕師入迎附遷左侍郎數月進尚
書時方務改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
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
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善從其言永樂二年兼
太子詹事帝有所傳諭太子輒遣義能委曲導意帝與

太子俱愛重之七年帝巡北京命輔皇太子監國義熟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辦時舊臣見親用者戶部尚書夏原吉與義齊名中外稱曰蹇夏滿三考帝親宴二人便殿褒揚甚至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以父喪歸帝及太子皆遣官賜祭詔起復十九年三殿災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之還治部事明年帝北征

還以太子曲宥呂震壻主事張鵬朝參失儀罪義不直
正逮義繫錦衣衛獄又明年春得釋仁宗即位義原吉
皆以元老為中外所信帝又念義監國時舊勞尤厚倚
之首進義少保賜冠服象笏玉帶兼食二祿歷進少師
賜銀章一文曰繩愆糾繆已復賜璽書曰曩朕監國卿
以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
思不恤身家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承大統贊襄治理
不懈益恭朕篤念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褰忠貞印賜卿

俾藏于家傳之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
時惟楊士奇亦得賜貞一印及敕尋命與英國公輔及
原吉同監修太宗實錄義視原吉尤重厚然過于周慎
士奇嘗于帝前謂義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為後憂耳
帝兩是之楊榮嘗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
左右有讒榮者願陛下慎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宣宗
即位委寄益重時方修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
義原吉二人力贊曰聖見高遠出于至孝萬世之利也

帝親為規畫三月而陵成宏麗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以為制迨世宗榮永陵始益崇侈云帝征樂安義原吉及諸學士皆從預軍中機務賜鞍馬甲冑弓劍及還賚予甚厚三年從巡邊還帝以義原吉士奇榮四人者皆已老賜璽書曰卿等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今黃髮危齒不宜復典冗劇傷朝廷優老待賢之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官祿悉如舊明年郭璉代為尚書尋以胡濙言命義等四人議天下官吏軍

民建言章奏復賜義銀章文曰忠厚寬宏七年詔有司
為義營新第于文明門內英宗即位齋宿得疾遣醫往
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
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義為人質直
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士奇常言張詠之不
飾玩好傳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
有之子英有詩名以廕為尚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
夏原吉字維詰其先德興人父時敏官湘陰教諭遂家

焉原吉早孤力學養母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詞而異之擢戶部主事曹務叢脞處之悉有條理尚書郁新甚重之有劉郎中者忌其能會新劾諸司怠事者帝欲宥之新持不可帝怒問誰教若新頓首曰堂後書篲生帝乃下書篲生于獄劉郎中遂言教尚書者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尚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篲生皆棄市建文初推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所過郡邑

核吏治咨民隱人皆悅服久之移駐蘄州成祖即位有
執以獻者帝釋之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時用事不
可信帝不聽與蹇義同進尚書偕義等詳定賦役諸制
建白三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
困民吾不忍也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樂元年命原
吉治之尋命侍郎李文郁為之副復使僉都御史俞士
吉齎水利書賜之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跡濬吳淞
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為閘以時蓄洩從之役十餘萬

人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事竣還京師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經久計明年正月原吉復行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大理少卿袁復為之副已復命陝西參政宋性佐之九月工畢水洩蘓松農田大利三年還其夏浙西大飢命原吉率俞士吉袁復及佐通政趙居任往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原吉馳疏止之姚廣孝還自浙西稱原吉曰古之遺愛也

亡何郁新卒召還理部事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
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皆報
可凡中外戶口府庫田賦贏縮之數各以小簡書置懷
中時檢閱之一日帝問天下錢穀幾何對甚悉以是益
重之當是時兵革初定論靖難功臣封賞分封諸藩增
設武衛百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
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宮闕供億轉輸以鉅萬萬計皆
取給於戶曹原吉悉心計應之國用不絀六年督軍民

翰林北都詔以錦衣官校從治怠事者原吉慮犯者衆
告戒而後行人皆感悅七年帝北巡命兼攝行在禮部
兵部都察院事有二指揮冒月廩帝欲斬之原吉曰非
律也假實為盜將何以加乃止八年帝北征輔太孫留
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時諸司草創每旦原吉入佐太
孫參決庶務朝廷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
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啓監國京師肅然帝還賜鈔幣
鞍馬牢醴慰勞有加尋從還南京命侍太孫周行鄉落

觀民間疾苦原吉取齋黍以進曰願殿下食此知民艱
九載滿與塞義皆宴便殿帝指二人謂羣臣曰高皇帝
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自是屢侍太孫往
來兩京在道隨事納忠多所裨益十八年北京宮室成
使原吉南召太子太孫還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復告成
宜撫流亡蠲逋負以寬民力明年三殿災原吉復申前
請亟命所司行之初以殿災詔求直言羣臣多言都北
京非便帝怒殺主事蕭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

而後定非輕之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辯大臣爭詈言者原吉獨奏曰彼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兩宥之或尤原吉背初議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之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歎服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帝每御便殿闕門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帝問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遷官為後日費無窮也從之西域法王來朝

帝欲郊勞原吉不可及法王入原吉見不拜帝笑曰卿欲效韓愈耶山東唐塞兒反事平俘脅從者三千餘人至原吉請于帝悉原之谷王橐叛帝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請百口保之乃得釋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征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

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
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召原吉繫之內官
監并繫大理丞鄒師言以嘗署戶部也賓懼自殺遂并
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
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
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繫所呼原吉
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
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飢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

南交趾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仁宗即位復其官方
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
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
傳歸葬有司治喪事原吉不敢復言尋加太子少傅呂
震以太子少師班原吉上帝命鴻臚引震列其下進少
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食三祿原吉固辭乃聽辭太
子少傅祿賜緇愆糾繆銀章建第于兩京已而仁宗崩
太子至自南京原吉奉遺詔迎于盧溝橋宣宗即位以

舊輔益親重明年漢王高煦反亦以靖難為辭移檄罪狀諸大臣以原吉為首帝夜召諸臣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帝意遂決師還賚予加等賜閭者三人原吉以無功辭不聽三年從北巡帝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從閱武兔兒山帝怒諸將慢

褫其衣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
帝曰為卿釋之再與蹇義同賜銀印文曰含弘貞靖帝宗
雅善繪事嘗親畫壽星圖以賜其他圖畫服食器用銀
幣玩好之賜無虛日五年正月兩朝實錄成復賜金幣
鞍馬旦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敕戶部
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
有善即採納之或有小過必為之掩覆吏汙所服金織
賜衣原吉曰勿怖汙可浣也又有污精微文書者吏叩

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呂震嘗傾原吉震為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為之請平江伯陳瑄初亦惡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以為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慎如此原吉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

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于三楊仁宣之世外蕪臺省內
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而原吉與士
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子瑄以廕為尚寶司丞喜
談兵景泰時數上章言兵事有沮者不獲用終南京太
常少卿俞士吉字用貞象山人建文中為兗州訓導上
書言時政擢御史出按鳳陽徽州及湖廣能辨釋冤獄
成祖即位進僉都御史帝命賚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
浙西農政湖州逋糧至六十萬石同事者欲減其數以

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為也具以實奏悉得免尋為都御史陳瑛所劾與大理少卿袁復同繫獄復死獄中士吉謫為事官治水蘇松既而復職還上聖孝瑞應頌帝曰爾為大臣不言民間利病乃獻諛耶擲還之宣德初仕至南京刑部侍郎致仕李文郁襄陽人永樂初以戶部侍郎副原吉治水有勞後坐事謫遼東二十年仁宗即位召還為南京通政叅議致仕鄒師顏宜都人永樂初為江西參政坐事免尋以薦擢御史有直名遷大

理丞署戶部與原吉同下獄仁宗立釋為禮部侍郎省
墓歸還至通州卒貧不能歸葬尚書呂震聞于朝宣宗
命驛舟送之詔京官卒者皆給驛著為令

讚曰書曰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蹇義夏原吉自茲
伊之初即以誠篤幹濟受知太祖至成祖益任以繁劇
而二人實能通達政治諳練章程稱股肱之任仁宣繼
體委寄優隆同德協心匡翼令主用使吏治修明民風
和樂成績懋著蔚為宗臣樹人之效遠矣哉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蹇義傳義視原吉尤重厚然過於周慎

臣嚴福按永

樂中上與學士解縉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數人命以實對縉謂義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視據黃佐翰林記謹附考

夏原吉傳召原吉繫之內官監

臣嚴福按成祖命錦

衣召原吉回使至原吉方起厰理儲錦衣促之原吉

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耗吾罪即以不測累公公
及至上復問北征得失原吉對如初備言自古不勤
遠畧之意命繫內官監又命中使覘之因問上待公
厚令繫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何敢怨據谷應奉紀事本末

夏原吉傳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 臣嚴福按交趾請

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原吉曰力疲矣譬
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

候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不若
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三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
天下賴之見王鏊所撰原吉傳謹附識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五十五

十二

御史臣李陽祜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郁新

金忠

師進

陳壽

馬京
許思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趙珰

李慶

古朴

向

劉季篪

劉辰

楊砥

虞謙

呂升

嚴本

仰

膽

湯宗

郁新字敦本臨淮人洪武中以人才徵授戶部度支主事遷郎中踰年擢本部右侍郎嘗問天下戶口田賦地理險易應答無遺帝稱其才尋進尚書時親王歲祿米五萬石新定議減五之四竝定郡王以下祿有差又以邊餉不繼定召商開中法令商輸粟塞下按引支鹽邊儲以足夏原吉為戶部主事新重之諸曹事悉委任焉

建文二年引疾歸成祖即位召掌戶部事以古朴為侍
郎佐之永樂元年河南蝗有司不以聞新勅治之初轉
漕北京新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
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溪口跌坡
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上別用大船運入
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衛河轉輸北
京從之又言湖廣屯田所產不一請皆得輸官粟穀糜
黍大麥蕎麥二石淮米一石稻穀葛秫二石五斗稭稗

三石各准米一石豆麥芝麻與米等著為令二年議公
侯伯駙馬儀賓祿二百石以上者請如文武官例米鈔
兼給三年以士卒勞困議減屯田歲收不如額者十之
四五又議改納米北京贖罪者於南京倉皆允行是年
八月卒於官帝歎曰新理邦賦十三年量計出入今誰
可代者輟朝一日賜葬祭而召夏原吉還理部事新長
於綜理密而不繁其所規畫後不能易

趙玘字雲翰夏人徙祥符洪武中由鄉舉太學授兵

部職方司主事圖天下要害阨塞竝屯戍所宜以進帝
以為才選員外郎建文初遷浙江參政建策捕海寇有
功永樂二年使交趾還奏稱旨擢刑部侍郎改工部再
改禮部五年進尚書賜宴華蓋殿撤膳羞遺其母初玃
每以事為言者所劾帝不問九年秋朝鮮使臣將歸例
有賜賚玃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朕失遠人心遂下之
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撫綏新集民
安其業十五年丁母艱起復改兵部尚書專理塞外兵

事帝北征轉餉有方仁宗嗣位改南京刑部宣德五年御史張楷劾那及侍郎俞士吉急縱召至命致仕那性精敏厯事五朝位列卿自奉如寒素正統元年卒年七十三

金忠鄆人少讀書善易卜兄戌通州亡忠補戌貧不能行相者袁珙資之既至編卒伍賣卜北平市多中市人傳以為神僧道衍稱於成祖成祖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

常以所占勸舉大事成祖深信之燕兵起自署官屬授忠王府紀善守通州南兵數攻城不克已召置左右有疑輒問術益驗且時進謀畫遂拜右長史贊戎務為謀臣矣成祖稱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贊世子守北京尋召還進兵部尚書帝起兵時次子高煦從戰有功許以為太子至是淇國公邱福等黨高煦勸帝立之獨忠以為不可在帝前歷數古適孽事帝不能奪密以告解縉黃淮尹昌隆縉等皆以忠言為是於是立世子為

皇太子而忠為東宮輔導官以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六年命兼輔皇太孫帝北征留忠與蹇義黃淮楊士奇輔太子監國是時高煦奪嫡謀愈急蜚語譖太子十二年壯征還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勲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官僚黃淮楊溥等亦以是獲全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每承顧問知無不言然慎密不洩處僚友不持兩端退恒推讓之明年四

月卒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洪熙元年追贈
榮祿大夫少師謚忠襄官子達翰林檢討達剛直敢言
仕至長蘆都轉運使忠有兄華負志節忠守通州有功
欲推恩官之辭不就嘗召賜金綺亦不受成祖目為迂
叟放還一日讀宋史至王倫附秦檜事放聲長歎而逝
里中稱為白雲先生

李慶字德孚順義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右僉都御史
後授刑部員外郎遷紹興知府永樂元年召為刑部侍

郎性剛果有幹局馭下甚嚴帝以為才數命治他事不得時至部然屬吏與罪人交通私饋餉慶輒知之繩以重法五年改左副都御史兩遭親喪竝起復時勲貴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鹽為官民害慶言舊制四品以上官員家不得與民爭利今都督蔡福等既行罰公侯有犯亦乞按問帝命嚴禁如制忻成伯趙彝擅殺運夫盜賣軍餉都督譚青朱崇貪縱慶劾之皆下吏已劾都督費瓛欺罔梁銘貪暴鎮守德州都督曹得黷貨皆

被責中外凜其風采十八年進工部尚書尋兼領兵部
事仁宗立改兵部加太子少保弋謙以言事忤旨呂震
等交口誣之惟慶與夏原吉無所言帝尋悟降敕自責
並責震等震等甚愧此兩人山陵事多趣辦中官有求
執不與人多嚴憚之號為生李奉命侍皇太子謁孝陵
在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及太子
還北京遂留慶南京兵部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討黎
利命慶參贊軍務許擇部曹賢能者自隨師至鎮夷關

升意輕賊不為備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時慶已病甚強起告升升不聽直前中伏敗死慶病遂篤明日亦死一軍盡沒

師達字九達東阿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三母疾思藤花菜達出城南二十餘里求得之及歸夜二鼓遇虎達驚呼天虎舍之去母疾尋愈洪武中以國子生從御史出按事為御史所劾達至帝偉其貌釋之謫御史臺書案牘久之擢御史遷陝西按察使獄囚淹繫千人決旬

盡決遣悉當其罪毋憂去官廬墓側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成祖即位召為兵部侍郎改吏部永樂四年建北京宮殿分遣大臣出採木遠往湖湘以十萬衆入山闢道路召商賈軍役得貿易事以辨然頗嚴刻民不堪多從李法良為亂左中允周幹劾之時仁宗監國以帝所特遣置不問八年帝北征命總督餽餉遠請量程置頓堡更遞轉輸從之達佐蹇義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仁宗嗣位與趙珰古朴皆改官南京而達進戶部尚

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正月卒官年六十二達廉不殖
生產祿賜皆分宗黨有子八人至無以自贍成祖在北
京嘗語左右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惟達而已

古朴字文質陳州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清理郎縣田賦
圖籍還隸五軍斷事理刑自陳家貧願得祿養母帝嘉
之除工部主事母歿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累遷郎
中建文三年擢兵部侍郎成祖即位改戶部永樂二年
朴奏先奉詔命江西湖廣及蘇松諸府輸糧北京今聞

並患水潦轉運艱難而北京諸郡歲幸豐宜發鈔命有
司增價收糴減南方運從之營建北京命採木江西以
恤民見褒七年帝北巡皇太子監國召還佐夏原吉理
戶部仁宗即位改南京通政使明年就拜戶部尚書出
督畿內田賦師達病命朴代之宣德三年二月卒於官
初戶部主事劉良不檢乞中貴人求上考朴不可良遂
誣奏朴罪朴就逮成祖察其誣得釋他日吏部奏予良
誥仁宗曰此人素無行且嘗誣大臣不可與良後果以

賊敗朴在朝三十餘年自郎署至尚書確然有守不通
干請與右都御史向瑤俱以清介稱實字克忠進賢人
洪武中以進士授兵部員外郎九年無過擢通政使以
不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尹建文時坐事謫廣西成祖
即位召復職已復坐事下獄降兩浙監運判官仁宗在
東宮知其廉及即位召為右都御史兼詹事竝給兩俸
尋應詔陳八事多可採者宣德初改南京三年入覲帝
憫其老命致仕歸卒於途瑤有文學寬厚愛民而持身

庶直屢遭困阨不稍易平居言不及利厯仕四十餘年
卒之日家具蕭然

陳壽隨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戶部主事永樂元年遷
員外郎出為山東參政所至以愛民為務用夏原吉薦
召為工部左侍郎皇太子監國南京壽日陳兵民困又
乘間言左右千恩澤者多恐累明德太子深納之嘗目
送之出顧侍臣曰侍郎中第一人也九年以漢王高煦
譖下獄貧不能給朝夕官屬有饋之者拒不受竟死獄

中踰年啟殯如生仁宗即位贈工部尚書謚敏肅官其子瑞中書舍人後亦至工部侍郎與壽同下獄死者有馬京許思溫京武功人洪武中進士授翰林厯左通政大理卿永樂元年為行部左侍郎皇太子守壯京命兼輔導盡誠翊贊太子甚重之數為高煦所譖謫戍廣西仍坐前事逮下獄思溫字叔雍吳人以國子生署刑部主事累官壯平按察副使燕師起思溫佐城守有勞擢刑部侍郎改吏部兼贊善亦以讒下獄皆瘞死

仁宗立贈京少傳謚文簡思溫吏部尚書官其子俊贊
禮郎進學翰林

劉季麓名韶以字行餘姚人洪武中進士除行人使朝
鮮却其餽贐帝聞賜衣鈔擢陝西參政陝有逋賦有司
峻刑督民不能輸季麓至與其察分行郡縣悉縱械者
緩為期民感其德悉完納陝不產硃砂而歲有課季麓
言於朝罷之洪渠水溢為治堰蓄洩遂為永利建文中
召為刑部侍郎民為盜所引者逮至盜已死矣乃召盜

妻子使識之聽其辭誣也釋之吏虧官錢誣千餘人悉為辨免河陽逆旅朱趙二人異室寢趙被殺有司疑朱殺之考掠誣服季篴獨曰是非夙讐且其裝無可利緩其獄竟得殺趙者揚州民家盜夜入殺人遺刀屍傍刀有記識其隣家也官捕鞠之隣曰失此刀久矣不勝掠誣服季篴使人懷刀就其里潛察之一童子識曰此吾家物盜乃得永樂初纂修大典命姚廣孝鄭賜及季篴總其事八年坐失出下獄謫外任遂巡未行復下獄以

之始釋命以儒服隸翰林院編纂尋授工部主事卒於官

劉辰字伯靜金華人國初以署典籤使方國珍國珍飾二姬以進叱却之李文忠駐師嚴州辟置幕下元帥葛俊守廣信盛冬發民浚城濠李文忠止之不聽文忠怒臨以兵辰請往諭之俊悔謝事遂已以親老辭歸建文中用薦擢監察御史出知鎮江府勤於職事瀕江田八十餘頃久淪於水賦如故以辰言得除京口閘廢轉漕

者道新河出江舟數敗辰修故閘公私皆便漕河易涸
仰練湖益水三斗門久廢辰修築之運舟既通湖下田
益稔永樂初李景隆言辰知國初事召至預修太祖實
錄遷江西布政司參政奏蠲九郡荒田糧歲饑勸富民
貸饑者蠲其徭役以為之息官為立券期年而償辰居
官廉勤尚氣與都司按察使不相得數爭坐免官十四
年起行部左侍郎復留南京者三年帝念其老賜敕及
鈔幣令致仕卒於途年七十八

楊砥字大用澤州人洪武末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
上疏言揚雄為莽大夫貽譏萬世董仲舒天人三策及
正誼明道之言足以扶翼世教今孔廟從祀有雄無仲
舒非是帝從之厯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建文中言帝堯
之德始於親九族今宜惇睦諸藩無自剪枝葉不報父
喪歸成祖即位起鴻臚寺卿乞終制服闋擢禮部侍郎
坐視河渠失職降工部主事改禮部永樂十年遷北京
行太僕寺卿時吳橋至天津大水決堤傷稼砥請開德

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以殺水勢帝命工部侍郎蘭芳經理之定牧馬法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亦免半帝命軍租盡蠲之餘悉從其議於是馬大蕃息砥剛介有守尤篤孝行十六年母喪哀毀未至家卒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擢刑部郎中出

知杭州府建文中請限僧道田人無過十畝餘以均給
貧民從之永樂初召為大理寺少卿時有詔建文中上
言改舊制者悉面陳謙乃言前事請罪帝見謙怖笑曰
此秀才闕老佛耳釋弗問而僧道限田制竟罷都察院
論誣騙罪準洪武榜例梟首以徇謙奏比奉詔準律斷
罪誣騙當杖流梟首非詔書意帝從之天津衛倉災焚
糧數十萬石御史言主者盜用多縱火自蓋逮幾八百
人應死者百謙白其濫得論減七年帝北巡皇太子奏

謙為右副都御史明年偕給事中杜欽巡視淮鳳及陳
州災傷免田租贖民所鬻子女明年謙請振太子諭之
曰軍民困極而卿等從容請啟彼汲黯何如人也尋命
督兩浙蘇松諸府糧輸南北京及徐州淮安富民賂有
司率得近地而貧民多遠運謙建議分四等丁多糧最
少者運北京次少者運徐州丁糧等者運南京淮安丁
少糧多者存留本土民利賴之又言徐州呂梁二洪行
舟多阻請每洪增挽夫二百月給廩官牛一百暇時聽

民耕大舟至用以挽人以為便嘗督運木役者大疫謙
令散處之疫遂息未幾偕給事中許能巡撫浙江仁宗
即位召還改大理寺卿時呂升為少卿仰瞻為丞而謙
又薦嚴本為寺正帝方矜慎刑獄謙等亦悉心奏當凡
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謙等再四參復必求其平嘗語人
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嘗應詔上言七事皆切中時務
有言其奏事不密市恩於外者帝怒降少卿一日楊士
奇奏事畢不退帝問欲何言得非為虞謙乎士奇因具

白其誣且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帝曰吾亦悔之遂命復職宣宗立謙言舊制犯死罪者罰役終身今所犯不等宜依輕重分年限報可宣德二年三月卒於官謙美儀觀風采凝重工詩畫自負才望工部侍郎蘇瓚以鄙猥班謙上恒怏怏人以其隘其量云呂升山陰人永樂初為溧陽教諭歷官江西福建按察僉事所至有清慎聲入為大理寺少卿宣德八年致仕卒仰瞻長洲人永樂中由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

用事百官多奔走其門惟瞻與大理卿薛瑄不往會與瑄辨殺夫寃獄益忤振下獄謫戍大同景泰初召為右寺丞執法愈堅在位者多不悅移疾歸加大理少卿嚴本字志道江陰人少通羣籍習法律以傳霖刑統賦辭約義博註者非一乃著輯義四卷永樂十一年以薦徵試以疑律數析明暢授刑部主事侍郎張本掌部事官吏少當意者獨重本疑獄輒俾訊之奉命使徽州時督辦後期例罰工本不忍迫民或以為言本曰吾辦矣蓋

已寓書其子嚮田為工作償也仁宗立以刑部尚書金
純及虞謙薦改大理寺正斷獄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
不敬論罪本爭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無故縱之文即
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槩入重比謙黷之悉為駁正良鄉
民失馬疑其隣告於丞拷死丞坐決罰不如法當徒而
告者坐絞本日丞罪當告者因疑而訴律以誣告致死
是丞與告者各殺一人可乎駁正之莒縣亡卒奪民田
民訟於官卒被笞夜盜民驢民搜得之卒反以為誣擒

送千戶民被禁死法司坐千戶徒本曰千戶生則死者
冤矣遂正其故勘罪蘇州衛卒十餘人夜劫客舟於河
西務一卒死懼事覺誣隣舟解囚人為盜其侶往救見
殺皆誣服本疑之曰解人與囚同舟為盜囚必知之按
驗果得實遂抵卒罪本立身方嚴非禮弗履其使赦也
知府饋酒有亦不受年七十八卒

湯宗字正傳浙江平陽人洪武末由太學生擢河南按
察僉事改北平建文時上變言按察使陳瑛受燕邸金

錢有異謀詔逮瑛安置廣西而遷宗山東按察使坐事
左遷刑部郎中出知蘇州府蘇連歲水民流通租百餘
萬石宗諭富民出米代輸富民知其愛民不三月悉完
納永樂元年有言其坐視水患者逮下獄謫判祿州以
黃淮薦召為大理寺丞或言宗曾發潛邸事帝曰帝王
惟才是使何論舊嫌時外國貢使病死從人謂醫殺之
獄具宗閱牘歎曰醫與死者何讐而故殺之乎卒辨出
之尋命振饑河南還署戶部事解縉下獄詞連宗坐繫

十餘年仁宗立復官再遷南京大理卿宣宗初清軍山東會天久不雨極陳民間饑困狀帝為蠲租免役罷不急之務宣德二年卒

贊曰永宣之際嚴飭吏治職事修舉若郁新之理賦楊砥之馬政劉季麓虞謙之治獄可謂能其官矣李慶師達諸人清介有執皆列卿之良也陳壽馬京遭讒早廢惜乎未竟其用金忠奮身卒伍進自藝術末流而有士君子之行當其侃侃持論於文皇父子間忠直不撓卒

以誠信悟主豈不偉哉

明史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十考證

趙珰傳擢刑部侍郎

臣嚴福按珰為郎時有人犯大

辟死獄中實閉氣也越四十年珰為司寇其人復犯
法珰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耶訊之伏
辜人以為神見李濂所撰趙珰傳謹附識

金忠傳進兵部尚書

臣嚴福按忠徵時里人有數窮

辱之者及為尚書其人由吏來京師懼不為容忠薦

用之者曰彼不於公有憾乎忠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和故掩人之長見楊士奇東里集謹附識

虞謙傳嘗應詔上言七事

臣嚴福按忠徵時上事曰

慎用人興學校端風憲廣儲蓄惜民力通貨財治奸宄並議行之見谷應泰明紀事本末謹附考

明史卷一百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三十九

茹 瑞

嚴震直

張 統

毛泰亨

王 鈞

鄭 賜

郭 資

呂 震

李至剛

方賓

吳中

劉觀

茹瑺衡山人洪武中由監生除承敕郎歷通政使勤於
職太祖賢之二十三年拜右副都御史又試兵部尚書
尋實授加太子少保又惠帝即位改吏部與黃子澄不
相能刑部尚書暴昭發其贓罪出掌河南布政司事尋
復召為兵部尚書燕兵至龍潭帝遣瑺及曹國公李景
隆都督同知王佐詣燕軍議和瑺等見成祖伏地流汗

不能發一言成祖曰公等言即言耳何懼至是久之乃
言奉詔割地講和成祖笑曰吾無罪而削為庶人今救
死何以地為且皇考封諸子已各有分地矣其縛姦臣
來吾即解甲謁孝陵歸藩瑞等唯唯頓首還成祖入京
師召瑞瑞首勸進成祖既即位下詔言景隆瑞佐及陳
瑄事太祖忠功甚重封瑞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身
仍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選其子鑑為秦府長安郡主儀
賓即命瑞出營郡主府第還朝坐不送趙王遣歸里既

而為家人所訟逮至京釋還過長沙不謂谷王王以為
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陳
瑛遂劾瑋違祖制逮下錦衣獄瑋知不免命子銓市毒
藥服之死時永樂七年二月也法司劾銓毒其父請以
謀殺父母論後以銓實承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二十
七人謫戍廣西河池仁宗立釋還宣宗與所沒田廬瑋
居官謹慎謙和有容其死也人頗惜之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時以富民擇糧長歲部糧

萬石至京師無後期帝才之二十三年特授通政司叅議再遷為工部侍郎二十六年六月進尚書時朝廷事營建集天下工匠於京師凡二十餘萬戶震直請戶役一人書其姓名所業於官有役則按籍更番召之役者稱便鄉民訴其弟姪不法帝付震直訊具獄上意以為不欺赦其弟姪已坐事降御史數雪寃獄二十八年討龍舟使震直偕尚書任亨泰諭安南還條奏利病稱音五千餘丈築漢潭及龍母祠土堤百五十餘丈又增高

中江石堤建陡閘三十有六鑿去灘石之礙舟者漕運
悉通歸奏帝稱善三十年二月疏言廣東舊運鹽八十
五萬餘引于廣西召商中買今終年所運纔十之一請
分三十萬八千餘引貯廣東別募商入粟廣西乏糧衛
所支鹽廣東鬻之江西南安贛州吉安臨江四府便帝
從之廣鹽行于江西自此始其年四月擢右都御史尋
復為工部尚書建文初以年老致仕留住京師成祖即
位即召見命震直以故官巡視山西等處至澤州得病

卒

張紱字昭季富平人洪武中舉明經為東宮侍書累遷
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左叅政陞辭帝賦詩二
章賜之歷左布政使二十年春入覲治行為天下第一
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命官撫守爾
孰實先往于今五年諸蠻聽服誠信相孚克恭乃職不
待考而朕知其功出天下十二牧上故嘉爾績命爾仍
治滇南往欽哉紱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

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滇人遵用之朝士董倫王景輩謫其地皆接以禮意惠帝即位召為吏部尚書詔徵遺逸士集闕下統所選用皆當其才會修太祖實錄命試翰林編纂官統奏楊士奇第一士奇由是知名成祖入京師錄中朝姦臣二十九人統與焉以茹瑺言宥仍故職無何帝臨朝而嘆咎建文時之改官制者令統及戶部尚書王鈇解職務每月給半俸居京師統懼自經于吏部後堂或云妻子亦投水死

統在吏部值變官制小吏張祖言曰高皇帝立法創制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持之統不能用然心賢祖奏為京衛知事後統死屬吏無敢視者唯祖經紀其喪世傳燕師入京統即自經死嚴震直奉使至雲南遇建文君悲愴吞金死考諸國史非其實也時有毛泰亨者建文時為吏部侍郎與統同事統死泰亨亦死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元末猗氏縣尹洪武中徵授禮部

主事歷官福建參政以廉慎聞遣諭麓川却其贈或曰
不受恐遠人疑貳鈍乃受之還至雲南輸之官庫二十
三年遷浙江左布政使在浙十年名與張統埒帝嘗稱
於朝以勸庶佐建文初拜戶部尚書成祖入踰城走為
邏卒所執詔仍故官未幾與統俱罷尋命同工部尚書
嚴震直等分巡山西河南陝西山東又同新昌伯唐雲
經理北平屯種承制再上疏言事皆允行永樂二年四
月賜敕以布政使致仕既歸鬱鬱死子淪永樂四年進

士仁宗時遷鄭王府左長史數以禮諫王嘗擬荀卿成
相篇撰十二章以獻語切與王不合召改戶部郎中英
宗即位擢戶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有惠政母喪起復入
覲留攝部事尋以老乞歸卒

鄭賜字彥嘉建寧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時
天下郡邑吏多坐罪謫戍賜嘗奉命於龍江編次行伍
方暑諸囚憊甚賜脫其械俾僦舍止息周其飲食病者
與醫藥多所全活秩滿當遷湖廣布政司叅議闕命賜

與檢討吳文為之二人協心剡弊民以寧輯苗獠畏懷
母喪去服除改北平參議事成祖甚謹復坐累謫戍安
東屯及惠帝即位成祖及楚王禎皆舉賜為長史不許
召為工部尚書燕兵起督河南軍扼燕成祖入京師李
景隆訐賜罪亞齊黃逮至帝曰吾於汝何如乃相背耶
賜曰盡臣職耳帝笑釋之授刑部尚書永樂元年劾都
督孫岳擅毀太祖所建寺詔安置海南岳建文時守鳳
陽常毀寺材修戰艦以禦燕軍燕知其有備取他道南

下故賜劾之二年劾李景隆陰養亡命謀不軌又與陳璘同劾耿炳文僭侈炳文自經死皆揣帝意所惡者祁陽教諭康孔高朝京師還枉道省母會母疾留侍九閏月不行賜請逮問孔高罪當杖帝曰母子睽數年一旦相見難遽舍況有疾可矜也命復其官三年秋代李至剛為禮部尚書四年正月西域貢佛舍利賜因請釋囚帝曰梁武元順溺佛教有罪者不刑紀綱大壞此豈可效是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賜請賀不許賜言宋

盛時嘗行之帝曰天下大矣京師不見如天下見之何
卒不許賜為人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為同官
趙壯所間六年六月憂悸卒帝疑其自盡楊士奇曰賜
有疾數日惶懼不敢求退昨立右順門力不支仆地口
鼻有噓無吸語未竟帝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固善人
才短耳命予葬祭洪熙元年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郭資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累官北平左布政使陰
附於成祖及兵起張昺等死資與左參政孫瑜按察司

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率先降呼萬歲成祖悅命輔世子
居守成祖轉戰三年資主給軍餉及即位以資為戶部
尚書掌北平布政司北京建改行部尚書統六曹事定
都城改戶部時營城郭宮殿置官吏及出塞北征工役
繁興資舉職無廢事仁宗立以舊勞兼太子賓客尋以
老病加太子太師賜勅致事宣德四年復起戶部尚書
奉職益勤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
官其子佑戶部主事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

士奇對曰資性强毅人不能干以私然蠲租詔數下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資也

呂震字克聲臨潼人洪武十九年以鄉舉入太學時命太學生出稽郡邑壤地以均貢職震承檄之兩浙還奏稱旨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為戶部主事遷北平按察司僉事燕兵起震降于成祖命侍世子居守永樂初遷真定知府入為大理寺少卿三年遷刑部尚書六年改禮部皇太子監國震壻主事張鶴朝參失儀太子以

震故宥之帝聞之怒下震及蹇義于錦衣衛獄已復職
仁宗即位命兼太子少師尋進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
宣德元年四月卒震嘗三奉命省親兩值關中饑令所
司出粟振之還始以聞然無學術為禮官不知大體成
祖崩遺詔二十七日釋縗服及期震建議羣臣皆易烏
紗帽墨角帶近臣言仁孝皇后崩既釋縗服太宗易素
冠布腰經震勃然變色詆其異已仁宗黜震議易素冠
布腰經洪熙元年分遣羣臣祀嶽鎮海瀆及先代帝王

陵震乞祀周文武成康便道省母私以妻喪柩與香帛
同載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僧舍大醉歸一夕卒震為
人佞諛傾險永樂時曹縣獻騶虞榜葛剌國麻林國進
麒麟震請賀帝曰天下治安無麒麟何害貴州布政使
蔣廷瓚言帝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大巖山有呼萬歲者
三震言此山川效靈帝曰山谷之聲空虛相應理或有
之震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因之進媚豈君子事
君之道郎中周訥請封禪震力贊之帝責其謬震雖累

受面斥然終不能改金水河太液池冰具樓閣龍鳳花
卉狀帝召羣臣觀之震因請賀不許而隆平侯張信奏
太和山五色雲見侍郎胡濙圖上瑞光榔梅靈芝震率
羣臣先後表賀云成祖初巡北京命定太子留守事宜
震請常事聽太子處分章奏分貯南京六科回鑒日通
奏報可十一年十四年震再請如前制十七年帝在北
京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忘震前請曰帝奏宜
達行在豈禮部別有議耶問震震懼罪曰無之奏章當

達行在三問對如前遂以擅留奏章殺右給事中李能
衆知能冤畏震莫敢言尹昌隆之禍由震構之事具昌
隆傳夏原吉方賓以言北征餉絀得罪以震兼領戶兵
部事震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隨之曰若震自盡爾十
人皆死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為人凡奏事他
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
奏牘益多皆自占奏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
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嘗扈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

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錄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扎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悞者子熊宣宗初立震數於帝前乞官至流涕帝不得已授兵科給事中

李至剛名銅以字行松江華亭人洪武二十一年舉孝廉選侍懿文太子授禮部郎中坐累謫戍邊尋召為工部郎中遷河南右參議河決汴堤至剛議借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調湖廣左參議坐事繫獄成祖即位

左右稱其才遂以為右通政與修太祖實錄朝夕在上
左右稱說洪武中事甚見親信尋進禮部尚書永樂二
年冊立皇太子至剛兼左春秋坊大學士直東宮建興
解縉後先進講已復坐事下獄久之得釋降禮部郎中
恨解縉中傷之縉下獄詞連至剛亦坐繫十餘年仁宗
即位得釋復以為左通政給事中梁盛等劾至剛輩十
餘人當大行晏駕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帝念
至剛先朝舊人出為興化知府時年已七十再歲歿於

官至剛為人敏給能治繁劇善傳會首發建都北平議
請禁言事者挾私成祖從之既得上心務為佞諛嘗言
太祖忌辰宜倣宗制令僧道誦經山東野蠶成繭至剛
請賀陝西進瑞麥至剛率百官賀帝皆不聽中官使真
臘從者逃三人國王以國中三人補之帝令遣還至剛
言中國三人安知非彼私匿帝曰朕以至誠待內外何
用逆詐所建白多不用妻父麗重法至剛為乞免帝曰
獄輕重外人何以知之至剛曰都御史黃信為臣言帝

怒誅信初至剛與解縉交甚厚帝書大臣姓名十人命縉疏其人品言至剛不端縉謫廣西至剛遂奏其怨望改謫交趾

方賓錢塘人洪武時由太學生試兵部郎中建文中署應天府事坐罪戍廣東以茹常薦召復官成祖入京師賓與侍郎劉儒等迎附特見委用進兵部侍郎四年儒以尚書出征黎利賓理部事有幹才應務不滯性警敏能揣上意見知于帝頗恃寵貪恣七年進尚書扈從北

京兼掌行在吏部事明年從北征與學士胡廣金幼孜
楊榮侍郎金純竝與机密自後帝北巡賓輒扈從十九
年議親征尚書夏原吉吳中呂震與賓共議宜且休兵
養民未奏會帝召賓賓言糧餉不足召原吉亦以不給
對帝怒遣原吉視糧開平旋召還下獄賓方提調靈濟
宮中使進香至語賓以帝怒賓懼自縊死帝實無意殺
賓聞賓死乃益怒戮其屍

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洪武末為營州後屯衛經歷成祖

取大寧迎降以轉餉得禦功累遷至右都御史永樂五年改工部尚書從北征艱歸起復改刑部十九年與夏原吉方賓等同以言北征餉絀忤旨繫獄仁宗即位出之復其官兼詹事加太子少保宣德元年從征樂安三年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落官保奪祿一年正統六年殿工成進少師明年卒年七十追封莊平伯謚榮襄中勤敏多計算先後在工部二十餘年北京宮殿長獻景三陵皆中所營造職務填委規畫井然然

不恤工匠又湛於聲色時論鄙之

劉觀雄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太谷縣丞以薦擢監察御史三十年遷署左僉都御史坐事下獄尋釋出為嘉興知府丁父憂去永樂元年擢雲南按察使未行拜戶部右侍郎二年調左副都御史時左都御史陳瑛殘刻右都御史吳中寬和觀委蛇二人間務為容悅四年北京營造宮室觀奉命採木浙江未幾還明年冬帝以山西旱命觀馳傳往散遣採木軍民六年鄭賜卒擢禮

部尚書十二月與刑部尚書呂震易官坐事為皇太子
譴責帝在北京聞之以大臣有小過不宜折辱賜書諭
太子八年都督僉事費瑄討涼州永昌叛羗命觀贊軍
事還坐事謫本部吏十三年還職改左都御史十五年
督浚河漕十九年命巡撫陝西考察官吏仁宗嗣位兼
太子賓客旋加太子少保給二俸時大理少卿弋謙數
言事帝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大理卿虞謙希旨劾奏觀
復令十四道御史論其誣妄以是為輿論所鄙時未有

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私
納賄賂而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六月朝罷帝召大
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
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為甚耳
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
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帝乃出觀視
河道以佐為右都御史於是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觀
竝其子輻諸賊污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

觀疏辯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明年將置重典士奇榮乞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七年士奇請命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污者帝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安得肅

贊曰成祖封茹瑄以事太祖有功然考之未有所表見意史軼之歟嚴震直之于廣西張統之于雲南治效卓然王鈇鄭賜為方伯監司聲績頗著至其晚節皆不克

自振惜夫郭資呂震之徒有幹濟才而操行無取李至剛之險吳中劉觀之墨又不足道矣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考證

嚴震直傳又增高中江石堤建陡閘三十有六鑿去灘石之礙舟者漕運悉通

臣嚴福按河渠志興安有

江原出海陽山江中橫築石埭分南北渠溉民田甚溥埭上壘石如鱗以防衝溢震宜撤石增埭水迫無所洩衝塘岸盡趨北渠淺涇民遂失利

因於永

樂二年仍復舊制則震直所修亦未必盡善也

郭資傳資主給軍餉

臣

嚴福按楊榮所撰郭資神道

碑成祖在藩邸時資有所言無不聽納及兵起資撫輯兵民供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帝嘗以蕭何擬之

呂震傳主事張鶴

臣

嚴福按蹇義傳作張鵬與此互

異

吳中傳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

臣

嚴福按明實

錄中由刑刑下獄仁宗即位以八月復中刑部十一

月改工部故有以木石遺中官之事

明史卷一百五十一考證